

主編序

日本的人類學者對臺灣阿美族的研究有不少重要貢獻(劉斌雄 1986; 陳文德 1985), 本書作者末成道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末成先生在此書中, 提出了 *marininaay* (親族集團) 三種不同層次的指涉關係, 以及 *loma'* (家) 在阿美族社會及親屬制度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對於末成先生對阿美族研究問題的提示, 以及民族誌描述的細緻程度, 加上其身爲人類學研究者敏銳的觀察力, 在在都讓筆者在校閱本翻譯書時受益良多。

末成先生於本書後記中還特別將阿美族親屬制度是否爲母系的問題, 與其他學者的觀點作一對照, 並與中根千枝等研究此一問題的日本人類學界前輩相互對話。但經過這麼多年, 母系的問題在阿美族研究上仍然未能定案, 學者之間對此問題之觀點還有些微不同。除了在本書中他曾對馬淵悟與黃貴潮所提的反論提出澄清之外, 臺灣的人類學者中則有張慧端提出「親類」的說法(1987), 以及陳文德在與本書差不多同時期的研究出版上所提出的將「家作爲阿美族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的觀點(1986)。值得一提的有趣現象是, 1980年代有關阿美族研究的論述經常是圍繞在家與親屬團體性質的問題上, 之後卻沉寂了一大段時間, 無人再探討此一問題, 直到晚近, 才有羅素玫(2000)從祭祀祖先的研究中提出兄弟姊妹關係在家的關係建構上的核心位置, 以及葉淑綾(2001)試圖透過母親意象與同胞意理重新對家的觀念提出的看法。類似這樣的觀點, 在某種程度上與人類學者在東南亞地區有關家的社會的比較民族誌與理論發展(Barraud 1979, Headley 1987, Macdonald 1987, Waterson 1990, Fox 1993, Carsten & Hugh-

Jones 1995)相互呼應，然而此一問題在阿美族的研究中之份量仍顯不足，對於其親屬組織性質的探討還有相當大的空間需要努力。就如末成先生於本書中文版的序言中所言，他期許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有拋磚引玉之作用。事實上，從其具體呈現的民族誌事實與理論的探究，的確是為未來阿美族的研究包括母系制、非單系的繼嗣論與家的理論等開啓了一扇窗口。

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階段即常有感慨，日本人類學者對於阿美族研究有相當重要的貢獻，除了末成先生之外，還有小泉鐵、馬淵東一、古野清人、倉田勇、馬淵悟、山路勝彥、中島星子等人的著作，但是我們卻只能透過民族所圖書館特藏室內不是很清晰的翻譯手抄本來窺探其精采細膩的研究觀點，因此此次能夠有機會參與末成先生著作的中譯本，雖然感到自己能力有限，但還是抱持著認真學習的心情面對這項艱鉅的工作。感謝初期參與本書翻譯的余萬居、黃麗雪、陳姪娥、呂幸真、陳鈺如，以及在翻譯與校閱期間提供協助的助理廖曉菁、呂宛儒、葉鳳娟、楊政賢、王鵬惠、呂憶君、吳明仁等人。至於阿美語拼音部分要感謝周駿睿與林正春兩位老師的幫忙。另外，也要特別感謝民族所編輯部何姍儀、黃淑芬的協助與督促，在譯者與校閱者都是生手的狀態下，想必花了更多的心力來完成出版。再者，校閱過程中，有些專業名詞的釋疑，有賴黃宣衛、陳文德與詹素娟三位老師提供詳盡的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以下提出幾點關於閱讀本書時應留意之處。末成先生研究的田野地——石溪部落屬於海岸阿美的分群，該分群的居住範圍北至花蓮的豐濱鄉，南至臺東縣成功鎮，因為位置在海岸山脈的東側，故稱為海岸阿美(黃宣衛 2005)。阿美語的發音與習慣用語有著特殊地方化現象，不僅在不同分群間有所差異，有時部落相鄰的族人也會使用不同的字彙指稱相同的事物，因此讀者在閱讀上應特別留意這個問題。又，為了保留本書出版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脈絡，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

用詞與用法均予以保留。

另外，本書阿美語的拼音表記方式，為避免讀者在閱讀上產生混淆，採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頒布的拼音系統。¹ 而引用文獻資料的拼音系統，在幾經考量之後，亦為了避免造成閱讀時的困難，均統一改為現在的拼音版本。

不同語言與文化概念的翻譯原本就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如何忠於原著，又能提供讀者通暢的閱讀，是編譯者時時放在心中的標準。本書在編譯上盡量以貼近原著的精神來呈現，但有時受限於語言表達的差異，故不採逐字對譯的方式，此點還望原作者與讀者均能諒察。

羅素玫 2007年8月

寫於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 詳見本書〈阿美語復原說明〉。亦請參考朱清義之比較與說明(2005:(15)-(17))。